文学追梦人阿峰

□ 吴真谋（仫佬族）

1

早就想写一篇关于阿峰的文章，只是半年来，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被这些事情紧紧地缠住了，忙得焦头烂额，一身疲惫。这几天，这些事情终于全部过去了，我的心头也轻松了许多，皱纹顿开，是该写一写阿峰的事情了。

阿峰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如此牵动我的心？他为什么反复在我的梦里出现？

其实，阿峰只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矿务局桥一矿的一名下岗工人。2005年的一个秋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阿峰。

那天，我们在县城书店门前的树下相见。阿峰小个头，小眼睛，穿着一件十分陈旧的短袖，灰白色裤子。脸上有少许皱纹，沟痕很浅，但皮肤有些黑，显得粗糙。我以为他有50多岁，但后来才知道是1965年生的，与我的猜想相差了十多岁。

记得那天我和阿峰开始了第一次对话。我们相互问了名字，我还说自己是乡下种田的农民。阿峰则说他是罗城矿务局桥一矿的下岗工人。就这样我们认识了，之后阿峰说要请我和朋友吃饭，因初次见面，我没有答应，但阿峰态度非常坚决，我和朋友拗不过他，便答应了。

之后，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，话也越讲越投机，特别是关于一些文学的话题，他可以说出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的文学刊物名称，以及一些重要文学刊物的特点，用稿风格，当今中国文坛的一些流行走向和一些重要事件，某某作家的代表作是什么，某某诗人的代表作是什么，如此等等。我原本以为，一个下岗工人，连生活都难以维持，即便爱好文学，也应该是很平凡普通的一个人，万万没想到，他懂得这么多。

阿峰热爱文学，主要写小小说，也写一些散文。从1984年开始，就不断向全国各地的杂志投稿，然而20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一篇小小说在公开刊物上发表，收到的是杂志社寄来的千篇一律的退稿信，诸如“某某某，你的大作我们收到了，由于来稿太多，我们杂志的版面有限，故不予采用，请原谅！谢谢你的支持！”对于这些冰冷的退稿信，阿峰一笑了之。

我对阿峰说：“退稿是常有的事，如果小说的质量达到了发表水平，我想他们做编辑的总会刊用的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”阿峰听了，似乎有所醒悟，过了几天，他来罗城赶街的时候，带了十几篇小小说和几篇散文给我看，我仔细看了一遍，有些篇什的确构思平平，没有新意。但有些篇什质量还可以，特别是一篇关于写父亲的小小说，写得非常精彩，构思新颖，语言干净流畅，内容丰富，细节鲜活，特别是结尾部分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我认为是一篇成功的小小说，建议阿峰继续创作投稿。而阿峰对我说：“投了20多年的稿，没有一篇被采用，我怕了，真的怕了。”后来阿峰就不再向外投稿，而这一年的阿峰生活极为艰难，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，望着阿峰消瘦的背影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眼睛不知何时已经开始湿润了。

离开罗城的那天，阿峰还请我和韦英树吃了一碗米粉，那天阿峰吃得津津有味，粉里放了许多辣椒，吃得满头大汗，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。我感慨着命运的残酷和人生的多艰，同时我又感谢上苍，让我们两个命运如此不济而又死心塌地爱好文学的人认识，相知，理解，成为好朋友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。

吃完米粉，离别时分，阿峰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送给我，说以后创作上我可能用得着，鼓励我继续创作。望着一脸严肃、诚恳的阿峰，我只能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，点点头说：“兄弟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请你保重，注意身体，一路顺风。”

阿峰则说我们彼此彼此吧。

2

半年后，阿峰回来了，一身疲惫的阿峰显得更加苍老，更加憔悴。阿峰叙述他在一家大型煤矿井下推斗车，车子一千多斤重，每推一辆车到达约200米远的指定地点，老板才给7角钱，一个月下来工资也就一千块钱上下。白天累得够呛，晚上吃完饭后无事可做，只好干老本行，写小小说，6个月写了8篇，说着，阿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稿纸，递给我，上面密密麻麻、歪歪斜斜地写满了文字。稿子是用圆珠笔写的，虽然不好看，但字迹清晰，刚劲有力，似乎穿透纸背。我看着阿峰这些凝结心血与汗水的文字，才真正感觉到阿峰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放弃文学的人。阿峰的身上，好像有一种力量引领我，使我不断前行，忘记了所有的痛，一任伤口在艰难的跋涉中结了痂又脱了痂，在时间的沉淀中，最后自愈，光滑如初。

我不知道对阿峰说些什么才好，这时，阿峰首先说话了，他问我半年来有作品发表吗？当我点点头时，阿峰突然朝我胸中擂了一拳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小子行，不像我，写出了却无法问世，这些稿子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变成铅字。”抢怒归抢怒，抢怒完之后，阿峰像个孩子似的又会心地笑了。他这个人，性格在任何时间里都异常的乐观，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被兴奋和狂喜充满，是那种刀架在脖子上依然笑嘻嘻的人。认识他几年了，我从来没看见他忧愁过，伤心过，他是那种天生乐观派的人。平时他与我讲话，和朋友讲话，聚会喝酒吃饭什么的，总是带着诙谐幽默，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连珠妙语感染着。他说：“他父亲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，母亲是罗城本地人，他的性格像他的父亲一样豪爽、大方，他的心地像他母亲一样善良、心肠好，乐于助人。”不像我，个性多愁善感，一半明媚一半忧伤，有些内向，略带神经质，更多的是自卑；而许多人把我这种自卑误认为是清高，使我难过至极。在我的朋友中，好像只有阿峰一个人理解我的这种自卑心理，我这种自卑心理完全源于生活的苦难。

阿峰常对我说：“兄弟，人生苦短，不要那么难过，快乐一些，高兴一些，天塌下来有地顶着，水来了有土掩着，没有过不了的坎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阿峰虽然这样说，但我这个人，不知怎么的，就是乐观不起来，高兴不起来，天生木莞一根，石头疙瘩一团，半天放不出一个响屁来。

后来不久，某报纸创刊，这张报纸有个文艺副刊，刊发一些小小说、散文、诗歌文艺作品，而且选稿对象基本是本土作者，我建议阿峰把几篇小小说投到那里去。阿峰却几次都不敢投，怕失败。我对阿峰说：“这个副刊是专门培养本地作者的，你就大胆地投稿吧。”

经过我的劝说，阿峰动心了，他投去了三篇小小说，然后就耐心地等待，每个街日都从桥一矿步行20多里路到县城，然后等图书馆开门的时候，就进去翻阅每天的报纸，看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。然而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……半年过去了，阿峰始终没有看见他的小小说在报上登出来，他有些失望，对我说：“兄弟，看来苍天是注定我一辈子不能发表作品的了，要不怎么外面的报刊不用我的稿子，本地的报刊也不用呢？”望着一脸沮丧的阿峰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安慰他，停了好久，我对他说：“可能是稿子的质量问题，如果稿子的质量达不到的话，编辑也会感到很为难的。”阿峰听后，沉思许久，说：“太难了，算了吧。”

不久，阿峰又向县文联的杂志投去几篇稿子，谁知杂志的编辑对稿子的质量和要求更为严格，这样一来，阿峰的小小说始终没选上，更不用说发表了。伤心至极的阿峰，仰天大叫不已。

3

投了20多年的稿子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这事搁谁的身上，都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。心灰意冷的阿峰，同样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事情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又必须接受。渐渐地，阿峰意志有些消沉了，精神也有些衰退。后来，阿峰竟然有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，这念头愈来愈强烈。有一天，他把这念头跟我说了，我吓了一跳，对他说：“万万使不得，你疯了？”然而，阿峰去意已决，我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他这个人，认定做的事情，12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不久，阿峰果然出家了，做了一名俗家弟子。早上五点钟起床，然后敲钟，做早课，下午五点钟敲鼓，然后做晚课，到了晚上，面壁修身。晨钟暮鼓，青灯黄卷，木鱼声声。这样的日子，没有强大的内心是很难适应的。我十分担心阿峰过不了这样的生活，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半年过去了，我没听见阿峰叫一声苦，叫一声不习惯，他好像已经忘记了尘世，慢慢地融入了另外一种生活。

有一次，他从山路来县城买东西，看见路边一丛刺蓬下有只小猪死亡了，并已开始腐烂，阿峰看见后，动了怜悯之心，他到县城买来一把铁铲，为小猪挖了一个坑，然后用泥土把小猪厚葬了。阿峰用完铁铲后，送给了一位路过的农民，阿峰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

我问阿峰：“在寺里住多久了？”阿峰说：“一年多吧。”我又问：“文学呢？全忘了吧？”阿峰回答：“不能忘，到死都不能忘。”我说：“既然不能忘，可有作品拿来我看。”阿峰爽朗地说：“有。”

没想到阿峰真的从衣袋里拿出一沓稿纸，我接过来，一数，一共是14篇小小说，看来，这小子是真真切切的的确确忘不了文学啊。虽然他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发表，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，但就文学本身而言，已经是一种幸福了，我应该向阿峰学习，所有热爱文学的人，都应该向这种执着的精神学习。

那段时间，我曾去看过阿峰，他写作的环境异常艰苦，由于是夏天，天气热，蚊子多，阿峰找来两只塑料桶，桶里放水，他把水桶放在写字桌下，卷起高高的裤子，两只脚就放进水桶里泡着，整个身子几乎伏在桌子上。他眼睛炯炯有神，盯住桌上的稿纸，紧握手中的笔，横竖撇捺间，那么认真、专注。上身旧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了，像一块大树皮紧贴着后背，额头上的汗珠填满了深深浅浅的纹沟里，像草尖上的露水，闪着清亮的光。阿峰坦然地说：“文学就像吃辣椒一样，有些人喜欢吃，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吃。喜欢吃的人，一天没有辣椒，就吃不下饭，仿佛辣椒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不喜欢吃的人，吃一次，就辣得够呛，咽不下去。我呢？是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，不管这辣椒辣到什么程度，即便吃出眼泪，也在所不惜。”

阿峰的房间非常简陋，除了一张床铺外，几乎没有任何摆设，床头床尾堆满了各种杂志，看见这么多的文学杂志，联想到阿峰清贫的生活，我疑惑地问：“订阅这些杂志要多少钱？”阿峰见我这样问，咧嘴笑了：“哪里有钱订它们，是在罗城街上旧书摊买的，非常便宜，每本只要两块钱，兄弟，划得来吧？”看着如此聪明又精于算计的阿峰，我也露出了笑容。

阿峰曾跟我说，他喜欢贾平凹、陈忠实、阿来和迟子健的作品。他还给贾平凹写过一封信，探讨他作品中的一些问题，可惜没有得到贾平凹的回复。在广西，他喜欢东西、凡一平和鬼子等人的作品；说他们的作品写出了最底层的人各种苦难的生活，以人民的苦难折射出社会的样貌，直击我们心灵的疼痛，这样的作品写到了心坎上。

在寺院的日子是清苦的，阿峰的身体本来就虚弱，营养跟不上，脸呈菜色，一副贫血的样子。现在，做了一名俗家弟子，只吃青菜、豆腐、植物油之类的食品，身体比原来更加差了，脑门上已不见原来的光泽，像镀上一层厚厚的泥土。整张脸像一块生锈的铁皮，挂在脑门下，两个小小的洞口闪着淡淡的青光。10个手指仿佛吊在空中的十截树枝，参差不齐，颜色不一。整个人像从地下刚刚挖掘上来似的，一点精神也没有，一点神气也没有。去了寺庙之后，阿峰从上到下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唯一不变的，是他小时候父亲给他取的土得掉渣的名字。

4

和阿峰相处久了，他乐观、坚强的性格也感染着我。有段时间，我的写作毫无进展，寄出去的稿子纷纷像候鸟飞回来，有的干脆泥牛入海杳无音讯，我曾一度想放弃写作的念头。苦闷之时，我把自己想法告诉了阿峰。阿峰说：“这个时候千万别放弃，如果放弃了，那么你以前那么多年吃过的苦就白吃了。”听完后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我创作的意志又渐渐振作了起来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，我和阿峰又有半年时间没有见面了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灯下看书，手机突然响起来，接听后，里面传来阿峰低沉沙哑的声音，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得出，那边的阿峰高兴极了，他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开心的事。

阿峰问：“喂，兄弟，你最近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还好。你现在在哪里？”“我现在在上海打工，来了有6个月时间了。”我说：“寺里待不下去了？”“我出来挣点生活费，挣够了仍旧回去。”我沉默了。

“告诉兄弟一个好消息，我的小说发表了。”阿峰说。“真的？哪篇？哪家杂志社？”我问。“东北一家杂志，就是那篇……”阿峰说道。

阿峰的小说终于发表了，我苦难的兄弟，他咬紧牙关坚持着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这一天，从开始文学创作算起，阿峰整整等了29个年头。我想，阿峰已经开启了一扇崭新的门，文学路上还十分的漫长，总有一天，他的作品会四处开花，而且质量也会越来越好，更多的读者会喜欢读他的作品。

阿峰到现在还没有结婚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阿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我到现在也没有结婚，同样光棍一条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是文学把我和阿峰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我们两个，可谓臭味相投。

【作者简介】吴真谋，仫佬族，初中文化，农民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广西民族报》等报刊。曾获全国主题征文大赛诗歌组一等奖，两次获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优秀奖等。